

江

俗世
A6

大港的山水、老街老屋和方言(中)

■文/赵怀德

大港坐落在长江边上，三面是连绵的丘陵，东头有东岳庙，西头有关帝庙。每年农历三月二十八，大港会举行盛大的庙会。因这一天是东岳大帝的生日，东岳庙有庆典。庙会前后三天，四乡八镇民众齐聚这里，上庙进香祈福，交流农副产品，观看文艺表演。人们抬着东岳大帝的神像“出会巡街”到关帝庙东岳大帝行宫，舞龙、耍狮、摇花船、踩高跷等紧随其后，一路上鞭炮锣鼓不绝于耳，万民瞻仰欢呼雀跃。此外，还有交流农副产品和各种生活用品的集场。关帝庙毁于抗日战争，东岳庙在新中国成立后建成大港中学，因此名为庙会实为集场，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初。

大港古镇的中心是双十字街，向四面延伸，称东街、西街、南街、北街。双十字街是大港最繁华的地方。向南有茶食店、花店、羊肉馆、豆腐店、烧饼店、邮政局、澡堂，以及名中医袁镜人诊室、道生宅和经德堂。解放后还有银行。最南头有券门，出了券门，向右是刘家湾。刘家湾向前是乔木山，大港赵氏始祖赵子禔的墓就在乔木山脚下。一直往南，过了亦政堂，就到了三官殿。三官殿再向南，大路两边的山脚下分别是吉祥庵和悟道观。

东西向的街道上有洪兴杂货店、恒大酱园、大丰绸布店、天昇东茶食店、种德堂药店、松鹤堂药店，以及许许多多小店铺。

大街的东头有座青石桥。桥两边是建造在河上的店铺，一边是文具店，一边是饭店，主要经营东乡羊肉。沿河向东不远就是三畏堂。往前走有座太平桥，过了太平桥一直向前是赵伯先故居和解朝东（辛亥革命著名将领、讨袁七将军之一）的洋房。

向左走几步是绍甫花园。赵绍甫是我国抽象画大师赵无极的祖父。走过青石桥便是当铺，向前走是北巷口，向北通往姚镇班码头。再往东走，就是黄土弄。弄里有包括冷国公故居“惠德堂”以及庆余堂、厚德堂、德胎堂、礼耕堂在内的众多明清民居，是大港至今保存完好的明清建筑群。黄土弄南面百步远的里弄，往东可走到东岳庙。

东岳庙坐北朝南，进了山门，有戏台，戏台前是一个大广场。广场两侧有两个院落，分别供奉着城隍菩萨和速报司的神像。广场尽头，正对戏台的是灵官殿。穿过灵官殿，就到了享殿，殿内有岳飞和韩世忠的神像。享殿之后大供奉东岳大帝的正殿。殿里供奉的神像和一般寺庙的神像不同，穿衣戴帽，和真人一样，眼睛还会动。大人哄小孩儿说这是菩萨显灵。正殿后的楼房分东宫和西宫。东西廊房是十八层地狱，内塑十殿阎群和六曹判官，塑像高度与人相等，分别为各种鬼吏和刀山、油锅、碾磨、锯解等。小时候我跟着大人去过一次，吓得哇哇直哭。

大街的西头是财神庙。大街向北再转向西就是沙街，走到尽头转向北，过了观音阁不多远就到长江边了。

西街有恒堂、经德堂。再往西，最著名的建筑是赵济州的洋楼，洋楼的斜对面是洪溪小学。

大港的老屋大多是明清建筑，四梁八柱，青砖黛瓦，粉墙石壁。老屋的命名各式各样，有的以堂号命名，如有恒堂，经德堂；有的称宅，如道生宅；还有的称门，如竹子门；南街还有叫百顺店的，据说主人是经商的，图个吉利。

我家的老屋坐落在南街。老屋大门朝东，门楣上雕刻着“紫

气东来”四个大字。提起大门，奶奶会滔滔不绝地讲起抗日战争的一段往事。1940年秋天的一天，几个鬼子乒乒乓乓地敲门。母亲坐月子，父亲也在家。中进通往后进的门闭了，墙壁上挂满了字画，猛一看，不知道后面还有屋子。奶奶听到鬼子的敲门声和嚷嚷声，便催父亲快跑。父亲便穿过后院从后门逃走。刚出门想起外衣没穿，又折回来拿了一件长衫。奶奶估计父亲已走，便去开门。还没走到门口，只听一声巨响，大门被劈开了，一群鬼子蜂拥而入。领头的鬼子一巴掌打得奶奶嘴里鲜血直流。奶奶闪在一边，眼睛盯着鬼子，心里只有仇恨。鬼子直往后冲，满墙的字画被刺刀戳得都是窟窿，板壁也被劈开了。鬼子一窝蜂跑到后进，闯进母亲的房间。母亲睡在床上，哄着襁褓中哇哇啼哭的我。哥哥姐姐偎依在母亲身边，不敢吱声。鬼子举着明晃晃的刺刀直嚷嚷。这时外面响起枪声，鬼子一下子都跑了。父亲直到深夜才回来，第二天一早便到外地去了。奶奶说，父亲长衫衣袋里有一张新四军管文蔚签署的盐行经理的委任状，如果父亲不折回来穿长衫，我家屋子就被烧了，人也全被杀了。

老屋前进与中进间的天井里，有一口井。井深十多米，水特别清。南街的居民大多吃这口井的水。每天一大早，奶奶就打开大门，让街坊来打水。井水冬暖夏凉。夏天，奶奶喜欢在井里冷藏吃剩的饭菜或者冰镇西瓜。我常帮她找一个绳子扣在竹篮上，把菜或西瓜盛在竹篮里，慢慢往井里放。

老屋中进与后进的天井里有两个厢房，朝北的厢房是父亲的书房。书房里靠墙摆着一排书箱，上面刻着“积微室藏书”五

个篆体的大字。书箱里的藏书都是珍贵的线装书，分经、史、子、集四大类。父亲去世得早，儿女还未成人，母亲一直把这些藏书当作珍宝。奶奶说，我们家在如皋还有四十八只书箱藏书。那是祖父在如皋为官时用毕生积蓄置下的，祖父去世后，这些藏书就被省里的大官带着军队抢运走了。家里还珍藏着不少名人字画，有陆润庠、郑孝胥的真迹，也在文革时被红卫兵一把火烧了。

老屋的后院是个大花园，除了一条通往后院的碎石铺就的小径，整个院子都种满花草。春天，满院姹紫嫣红，鸟语花香。夏天，全家人在院子里乘凉，闻花草的馨香，听奶奶的故事。后院还有一间朝南的屋子，父亲开过私塾。他对学生要求很严格，但课余也让学生在院子里玩耍嬉戏。父亲去世后，常有学生来看望望望。

大港的老屋，很多都是两进或三进，庭院深深，优雅别致。我到过三畏堂、有恒堂、道生宅、经德堂。经德堂就在我家老屋南面，大门前是青条石铺成的台阶。走进高大的黑漆大门，是一个四方的门庭。由门庭下青石台阶，是一个大天井，地面是大块的青石铺设而成。正厅又高又大，地面铺的地板砖为青黑色正方形，平整光滑如镜，大小整齐如一，叫罗地地。正面高高挂着“经德堂”的匾额。

1958年大跃进时，生产队的食堂就在这里。那时候，吃大锅饭，家家户户的铁锅都捐给国家了。大圆柱上贴着一副对联：“鼓足干劲搞生产，放开肚皮吃饱饭”。如今经德堂的大厅已在一次火灾中烧毁，其他老屋也摇摇欲坠。

爸爸

■文/凌久勤

爸爸已经七十一岁了。去年过了年之后，就忍受着病痛的折磨，天天吃药，难见笑容。

去年中秋节，我由镇江回句容农村老家，看到爸爸脸上露出了笑容，我很高兴。吃饭的时候，爸爸津津有味地说了一件事：中秋节前，村上一妇女找到他，说要带他到天王镇参加一个活动，让他带上2000块钱。这个活动就是“贯亡”，通过一个巫婆的神神叨叨，就能“见到”已经逝去的亲人，并能与之对话，了解他或她在阴间的生活状况，还能听到他或她的愿望和诉求。

“下午两点钟，面包车专门来村口接我的，然后到了天王镇，再绕七绕八，到了那个地方……五点多钟，面包车又把我送了回来。走的时候，我带了2000块，回来的时候，只剩10块钱了。”

爸爸讲着，面露喜色，仿佛完成了一件心愿。我的心一沉：这不就是搞迷信活动嘛！短短三个

小时被骗了将近两千块，多么可怜的父亲！

爸爸上到小学二年级就辍学了，几近文盲。他是家中老大，一辈子种田，非常苦。去年八月，我回家。有一天，凌晨两点，听到爸爸房间传来窸窣窸窣的声音，过一会儿，堂屋的灯亮了。接着，是电动车启动的声音。哦，爸爸出去了。八点多钟，我醒来的时候，看到爸爸由田里回来，就问爸爸，凌晨两点到哪儿去了。爸爸喜滋滋地说，他到县城卖缸豆去了。卖了五十斤缸豆，挣了七十块钱，还交了菜场管理费两块。

天啊，年逾古稀，还在凌晨两点到县城卖菜，爸爸的精神可不是一般的了不起啊！

可是，就是这个挣钱这么不容易的老人，一个下午竟然搞迷信被骗了2000块，我心痛得发麻！

看来，老年人更要有知识，懂科学，才能识别和战胜愚昧和迷

信，才不会被骗啊！

爸爸从来不看报，也极少看电视。怎么办呢？我决定立即给爸爸装数字电视。以前，我一直要给他装，他不肯，说他不怎么看，不需要。这次，我是铁了心要给他装了。

我的心愿：现代知识和文明，能够通过电视的生动画面，流进爸爸的心田，让他晚年生活文明而幸福。

